

生活故事



敲肚皮

雨后癞蛤蟆总会走出玉米地,也许是来我家串门的。它刚走进院里矮墙下面,我就及时地迎出去了:欢迎你,蛤蟆队长!我不能不高兴它的光临。

我已经好多天没看见癞蛤蟆了,热情地打招呼,礼貌地走近它,我根本不用大人教我,就像癞蛤蟆早已是我一起玩耍的好伙伴。当然了,我爸妈才不会理我怎么招待癞蛤蟆呢。

可是,我的蛤蟆朋友看见我,登时停下脚步,似乎我的出现完全出乎它意料。没关系,我不在乎这种呆发的小细节,而且,我马上蹲下来好心地瞧着它。它没有笑,一声不吭虎着脸,眼睛也不看着我——癞蛤蟆沉默的样子,引得我尴尬,于是,我站起身,顺手抽出柴垛上一根小棍子。哈,谁以为我会一棍子打死它吗?乡下小孩可不是凶手。

我只是好奇地把癞蛤蟆翻了个身,让它肚皮朝上。呵,它一点也没有反抗的意思,虽然不情愿,还是很配合我的棍子,索性听话地翻身,把黄白的肚皮暴露给我。我说队长啊,你平时训练你的蛤蟆小队也是这么个办法吗?所以,你不会吓得逃走,明白这是一次操练罢了。这个癞蛤蟆非常大,一定不是蛤蟆小孩,一定是蛤蟆大婶或者大叔。

这不,我开始敲鼓了!先是试一试鼓点,一下,一下,一下,我想感觉我小棍的轻重和它肚皮的弹性。我的小棍子,比真正的鼓槌还懂得节奏的文雅,如果我心里想的是音乐,我可能把癞蛤蟆当做饭人加以伤害,我很像用小棍子说话一样,与友好来访的癞蛤蟆亲切交谈,一下,一下,一下,嗒,嗒,嗒……

蛤蟆队长领会我的意思,嘻嘻,它竟然彻底放松了四肢,任我在它肚皮上奏乐,甚至它自己也专注地闭上了眼睛——

一曲终了,我也算是玩够了,停止了敲击。癞蛤蟆却仍一动不动地等着。

我不想继续击鼓了,尽兴后就拔腿往屋里进。不好意思,我根本没邀请这位蛤蟆先生随我回家。但我跨进门槛之前,回头看看它:哦,这家伙从一个鲤鱼翻身,竟不顾仪态和风度,正大步流星往我家菜地里逃跑哩!

第二章 离开鸡场

能看见院子的时候,叶芽还是很幸福。与啄食相比,她更喜欢看鸭群走来走去,或是老狗追着鸭子玩耍。

叶芽时常闭上眼睛,想象自己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闲逛。她还梦想在窝巢里很温柔地孵蛋,和公鸡一起去田野,跟着鸭群四处游荡……但最后,睁开眼时她所有的只是叹息。

她明白:空想是没有用的。那些日子永远不会再!

叶芽又生不下蛋了。第三天、第四天也生不下。那是必然的,现在她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

“成废鸡了,该从鸡场拿出来。”

女主人连续五天收不到鸡蛋,就气呼呼地说。昏睡中的叶芽听见了这句话。

拿出来说?从鸡场?

这是叶芽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她不知道“废鸡”是什么意思,但一“拿出来”,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突然来劲了。叶芽艰难地抬起头,喝了口水。

一天又过去了,叶芽还是没生蛋。她真切地感觉到自己不会再生蛋了。不过,她喝了口水,还吃了点饲料。

她想:从现在起,我要重新开始。我要抱蛋、养小鸡,我可以做到,只要去院子……

叶芽充满激情地等待。她想象和公鸡一起去田野散步,挖地啄食,兴奋得连觉都睡不好。

叶芽生不下蛋的第七天,养鸡场大门被打开了,场主夫妇推着空车进来,叶芽虽然没有力气,也站不稳,但她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集中。

“我终于要出去了,从鸡场!咯咯。”

叶芽好久没出声了,今天特意亮了亮嗓门。因为,这是叶芽被关入鸡场后最特别的一天。洋槐花香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……

“将就着还可以卖吧?”

“不知道,它好像病了。”

女主人和男主人商量着如何处理这只废鸡。叶芽压根儿就没听见他们在说什么。她只想着,终于可以住在院子里了,心里充满激动。

男主人紧抓着叶芽的翅膀,轻而易举就将叶芽抓出了鸡笼。叶芽终于结束了一年多被囚禁的生活。

吧嗒!

叶芽被扔进了单轮车里。虽说她没有病,却早已筋疲力尽,连挣扎一下的力气都没有。但她还是拼命打足精神,撑起脖子。不料,脖子还没有竖直,就被接着扔进来的病鸡埋在了最下边。

老母鸡从鸡场被拿出来后,集中放进一个铁丝笼里,虽然它们不能下蛋,但仍然很健康。接着,它们又被装上卡车,不久就离开了养鸡场,叶芽却仍然在单轮车里,被一堆快死的母鸡压得透不过气来。甚至,最后被扔进来的母鸡死死压住了叶芽的头。

叶芽觉得很气闷,但她努力不让自己失去神志。

叶芽看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,只感到有点不

我和我的朋友

□小山

摔泥巴

能想象出我是个小泥瓦匠吗?我对雨后的泥巴无比喜爱,溜出院子便流连忘返。

我热爱泥巴像热爱土豆,也像热爱我的羊羔。看见雨后的道路湿塌塌的,我可就来劲了,赶紧一脚迈进黏黏的泥里,开始了我的手艺活。对付泥巴,我很在行。涂抹一下土墙,我会;搅拌一下泥巴,我会;把泥巴弄出个形状,我会。但主要是我得顺随着心情干活,让泥巴听我指挥,我要它捧出声音,它们就得当即应答,也不和我计较什么才好,更不许哭哭啼啼。泥巴和我一样顽皮,我高兴地表扬它,像鼓掌一样啪啪响,这是我与泥巴合奏出来的共同音乐。我毫不费劲地能听到泥巴兴奋地叫喊:“甩我吧!摔我吧!我浑身都爽!”

像扔出手榴弹一样,我让一团泥巴向一棵树飞去——

“叭”的一声脆响,泥巴忘乎所以地粘到了树干上,它紧紧地抓住树皮,咧着嘴巴对我笑。

我说:“快下来!蜘蛛来了!”

杏树上真的爬来一个大蜘蛛,像小螃蟹一样横着走。

泥巴秃噜一下落在树根下面!它不是害怕,而是特意让我感到它服从命令,才应声落地。

然后,它卧倒在那里,那样子似乎真的像在躲避危险。我赶紧捡起它来,如同对待小刺猬一般小心翼翼。我贴在泥巴耳朵边轻轻耳语:小家伙,我爱你。

随后我就对这团泥巴失去了耐心。拉开脚步,走进另一堆泥巴里,踩进湿湿的泥泞,狠命地玩起了泥巴堆里砸大酱——这个玩法懂吗?就是脚丫子在柔软的泥巴里故意找别扭和乐趣,弄得烂泥巴好像被挠了痒痒,躲也不是,闪也不是,不久变得乱七八糟的。嘿嘿,我自己也满身都是泥巴了,脸上也沾了泥点点,整个儿一个小泥孩!

回屋去,妈妈见了,高声喊:“别回家了,你干脆变成泥巴算啦!”

哄刺猬

爸爸给我捉回来一只刺猬,我给它起名“小武”。我很善于给动物命名,我的猫叫赵大夫,我的狗叫小赖子,我的羊羔叫小耶稣,我的灰鹅和白鹅叫钱花和贝儿。我都上三年级了,这点儿起名的文化水平,还能没有吗?

小武被我养在玻璃箱子里——水晶宫一样,我让它享受豪宅。这原来是几条金鱼的房子,但金鱼太折腾了,经常往猫嘴里蹦,猫也不客气地大快朵颐。现在玻璃豪宅属于刺猬了,它对猫可不那么感兴趣。猫也只是冷眼瞧一眼小武,就匆匆走了。我迅速装修了刺猬的新家,把几朵白云摘下来,给小武当棉被和沙发;又弄了几棵香菜,当小武的植物景观;还时常用真正的树叶端来露珠,给小武做个瀑布或者春雨之类,让小武恍如在山里惬意地生活。

刺猬会站起来,像小孩学步似的,两手不离玻璃墙壁——小武正从里面看向我——我也正盯着它哩。我对它说道:小武,你自在一些吧,就像在梯子树丛里一样。

爸爸妈妈听不懂我的意思。他们根本不会理解刺猬和我对话。爸爸拿刺猬回家,不过是让我见识一下动物的尖刺;妈妈则不断地唠叨着臭味,好像刺猬能传染疾病,一个劲儿地说:“看看就行,赶紧扔了!”只有我,爱护吓破胆的小武,不仅不威胁它,还立即请它安居到玻璃豪宅里,告诉它:一切都会好的。小武相信我。

它不再慌张地跑来跑去,常常气定神闲地在豪宅一角遥望我家的所有忙碌。

我对小武关怀备至。夜里,当我听到小武哗啦哗啦挠玻璃,马上惊醒过来,走到玻璃豪宅前,像对宝宝一样呵护有加:好小武,我知道你有昼伏夜行的习惯,夜里你从不愿睡觉,那我陪你玩吧……

一点力气都没有。

这时,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。那个声音反复响了好几次,叶芽才听到。

“喂,就是你啊,听得见吗?”

叶芽艰难地抬起头,她只闻到一股臭味儿,却看不清周围的情景。

“你没事吧,我早就知道!”

声音很兴奋,比刚才更大了。

“起来!试着走走!”

“试着走走?不行,我累极了。”

叶芽四下一看,天黑黢黢的,依稀能看见山坡上的树和堤坝上的草随风摇摆。声音正从那边传来。

“你没有死,快起来!”

“是啊,我没有死。”

叶芽转动翅膀,舒展一下腿,还晃了晃脖子。只是没有力气,其他一切正常。

“谁在说话?”

“别废话,快逃,快!”

叶芽撑起身子,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叶芽好久没走路了,她踉跄着走出一步,突然停下不动了。

“天啊,这到底是什么!”

叶芽吓得瘫坐在地上。她踩着的和身边堆积如山的,竟然全是母鸡的尸体。这地方,莫非是死鸡坑吧?

“我还活着呢,岂有此理!”

叶芽霍地站起来,情不自禁地“咯咯”叫着跑来跑去。但她怎么跑也跑不出这个坑。四周到处都是死鸡。顿时,叶芽毛骨悚然,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,失魂落魄般惊恐不安。
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?”

坑外又传来那个声音。然而,叶芽没有听见,她继续惊慌地“咯咯”叫着跑来跑去。

“怎么办?怎么办才好?”

“那样下去,你肯定会出事。”

“我没有死,我还活着。”

“你瞧,你被盯上了啊!”

“不知道,我不知道,我该怎么办呢?”

“快逃啊!没见那双贼眼正盯着你吗?真是只笨鸡!那双眼睛正盯着你。”

那个声音大吼起来。叶芽这才镇定下来。她发觉得一个敏捷的身影在声音传出的对面闪动,真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呢!叶芽不知道那是什么,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“再待在那儿,你肯定被涮。”

第二天早晨,爸爸发现我在刺猬身边睡得呼呼的,喊我上学,费了好多力气。

飞,飞,飞

一根白线能做什么呀?这个嘛,城里的孩子就不明白了:一根白线也是奇迹线哩,用它可以实现飞翔的梦想。

用蜘蛛网捕到一只红蜻蜓,我是绝对不舍得像贪吃的蜘蛛那样吃掉蜻蜓的——哼,只有蜘蛛净干扫兴的事。这小小的红蜻蜓,我用两个指尖轻轻夹住,注意不弄疼它的肚子,不损坏它的复眼,也不弄皱它的透明之翅。我像母亲拥抱婴儿那样尽心,把长长的白线拴到蜻蜓的腰上,然后,两指尖一松开,蜻蜓轻盈而去,直奔高空。白线一端在我手里。

红蜻蜓比飞机的能力大多了。它飞翔时掉头、俯冲、拉起,简直易如反掌。更绝技的是,它能在蒿草丛中飞——飞机能在树林里飞吗?不能。

我可不是只有一种“机”型能飞。我还有更秘密的武器屎壳郎呢。胖墩墩的屎壳郎在书上学名蜣螂,穿油黑油亮的铠甲,鼻子眼睛和六只小脚常常隐藏着,除非它忙碌起来推粪球。没关系,我准能翻腾出来它其中一只小脚丫,用一根白线拴紧,让它也为我飞。

飞吧,屎壳郎,你那黑铠甲已经嗡嗡振动人,很像飞机引擎起作用了。你几乎如同外星来的飞碟一样棒,让我和小伙伴为你加油呐喊。原来,滚粪球只是你的甜美爱好而已,作为圣甲虫,天空也属于你。就是嘛,一本正宗的清道夫工作做完了,你该洒脱地朝月亮飞去了,在初夏的夜晚,当月光洒满羊圈和猪舍时,你这个铁甲将军胸有成竹地露一手,又有什么不好呢?飞吧,屎壳郎!

噢,我还有七星瓢虫、豆娘,还有几种翅膀带斑点的蛾子,也可以在我的白线一端像风筝一样飞舞……

小作坊

绒布棕熊能系红领结,芭比娃娃能穿各种裙子,看吧,我的小作坊琳琅满目,任凭小家伙们来选合适的礼物。

一副酷型眼镜行吗?我用高粱杆制作而成的。扒皮,选瓢,弯折成薄薄的镜腿、镜架,我制造的“庄稼牌”眼镜,你戴上试试看,会变成帅哥美女呢。

这只木鸟,是我用铅笔刀一点点雕刻出来的。小木鸟笨笨的样子憨态可掬!你愿意,就把它放到你的小书架上吧,它也能装模作样地在灯下看课本呢。并且有时扭头问你:有虫子吃吗?

更别说小车、小枪、小弹弓了,我好像天生就是巧工匠,造出的这些独家产品,特受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欢迎,欲购从速啦——

他们不必给我硬币和纸币,只拿他们的橡皮、涂改液来交换就行。

有一天,我突发奇想,下厨做了一桌子饭菜。哈哈,小石板、小木片、小蒿草全用上了,忙活了整个上午,才色香味俱全在河滩上摆了十几道开胃大餐。摆好了树枝筷子,我跑回家喊东院小福子来就座,并恭敬地对他说:“请吃!请喝!”

可他傻笑着跑开了,宁肯拐向河水里去抓真正的小活鱼……

那么,我只好假想宾朋满座,还请来人参观娃娃来做客,而且很礼貌地让他上座:“请吃!请喝!”

插图:鸿飞

飞翔还是坠落,

自己选择

□朱文清(美国)

作为刚来美国的学生,我仍留恋着中国文化的一点一滴,学习累了的时候,上网用母语跟大洋彼岸的朋友们聊聊天,顿时觉得轻松很多。有天在QQ群里,一个同在美国的中国朋友说,美国高中压力100%比中国大,结果国内的同学谁都不信。这个看法其实就是中国人眼里的美国高中与真实的美国高中的区别。

在国内,压力主要来自学校、老师和家长。作业压身,不到半夜根本做不完,自然没时间干别的。老师会给我留下阴影;考试考不好家长发火。而中国高中就是作业记笔记背单词课文,最后一定要高考成功——“啪”就对了。

如果说出美国的上学放学时间,估计我国内那些同学们腾出的大把辛酸泪能砸死我:早上8点上学下午2点放学,这简直就是幼儿园啊!我刚看到这个时间表心中暗喜,嘴角都咧到后脑勺了,大有翻身做主解放万岁的感觉——很多中国孩子贪玩,家长不看着就玩,一玩就没个节制,我觉得主要是被这种中国式教育压怕了。中国孩子想玩却没得玩,有机会就拼死吞咽那难得的有限的快乐,玩饱了玩撑了还要使劲玩。现在我时间很多,仍不放过任何时间玩,恐怕就是下意识在告诉自己:抓紧玩,玩了这次不知下次是什么时候了。

但在美国,压力主要来自你自己,所以在中国学习态度不好的学生(注意:不是成绩,是态度)最好别来美国。这里没老师管你,老师上完课就和你没任何关系了;这里没人逼你学,只有自己逼自己。至于作业,老师也不会细细地讲,除非你自己主动去问,不然他压根儿不认识你。如果用心体会,来美国不久就会感到,这里的学校貌似散漫其实暗潮涌动:竞争在好学生间相当残酷——你可能在普通班(Regular)拔尖,但去了优秀班(Honors)不过就是普通生,甚至是下游